

蘇聯戲劇譯叢



大雷雨

奧斯陀洛夫斯基著 芳信譯

海濱書店刊行

蘇聯戲劇譯叢

大雨

奧斯托洛夫斯基 著 芳信譯



· 屠格涅夫 ·

1951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2000 冊

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二版 上海印 2001—3500 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人 俞鴻模

陸 叢 書 店

上海中央路24號211室

(81) [F 12] 4500 元

光藝印刷廠承印

人物

提郭意 一個商人，一個城中有名的人物。

鮑里斯 他的姪子，一個青年，受過高等教育。

卡彭諾瓦太太 一個富商婦，已寡。

奇虹 她的兒子。

卡特麗娜 奇虹的妻子。

瓦爾瓦娜 奇虹的妹妹。

庫力金 一個小商人，一個自修出來的機器匠，想發明自動鐘。

庫得略西 一個青年，提郭意的會計員。

沙布金 一個小商人。

菲克露薩 一個進香的女人。

格拉莎 卡彭諾瓦家的一個女傭人。

一個貴婦人 七十歲，半瘋半癲，有兩個僕人跟着她。
城裏的男女數人。

所有的人物都穿俄羅斯服裝，除了鮑里斯以外。

事實發生在迦連諾夫城裏，伏爾迦河邊，夏天。第三幕和第四幕相隔十天。

第一幕

（伏爾迦河邊的高岸下的一所公園。河對面有鄉村的景色。舞台上，有兩張遊椅和幾株灌木。）

第一場

（庫力金坐在一張遊椅上，凝望着河流。庫得略西和莎布金正在散步。）

庫力金（唱）「在低谷的中間，在高原的頂端——」（他停住不唱）奇妙；我說這兒真奇妙！

庫得略西——你瞧，朋友，我看伏爾迦河看了五十多年，可是我老看不厭。

庫得略西 你怎麼說？

庫力金 這兒的風景妙極了！美極了！我一看到它，就感到愉快。

庫得略西 真的嗎！

庫力金 精神暢快得很！怎麼你說「真的嗎！」也許你看厭了，要不然，就是你不懂得大自然有多麼的美麗。

庫得略西 咄，跟你談話有什麼意思。你是咱們城裏頭的一個古怪的化學家。

庫力金 一個機器匠，一個自修出來的機器匠。

庫得略西 這還不是一樣的嗎？（稍停）

庫力金（指住傍邊）庫得略西，你瞧，誰在那兒揮動他的手臂？

庫得略西 誰？那是提郭意罵他的姪子。

庫力金 在那樣一個地方罵人！

庫得略西 照他看起來，什麼地方都好罵人。他誰也不怕！鮑里斯落在他的手裏，所以這樣

給他糟塌。

莎布金 像提郭意這樣愛罵人的簡直找不着。他就會無理取鬧。

庫得略西 他是一個大混蛋！

莎布金 卡彭諾瓦太太也不是一個好東西。

庫得略西 可是，表面上，她還會裝出一付求神拜佛的樣子，至於這個老傢伙，就跟斷了鎖練似地亂衝亂撞。

莎布金 沒有人勸戒他，所以他才這樣吵吵鬧鬧的。

庫得略西 像我這樣的青年這兒太少了，要不然，咱們要禁止他這樣胡鬧。

莎布金 你有什麼辦法？

庫得略西 厲厲害害地嚇唬一頓。

莎布金 怎麼樣嚇唬呢？

庫得略西 在一條小街上，咱們四五個人連合起來，跟他拆穿說個明白，他就會像棉花似地軟下去。而且咱們做什麼，他決不會嚙嚙；對什麼事情，他也會仔細想一想了。

莎布金 他會想法子送你當兵去。

庫得略西 他想要想，但是他辦不到，所以這是不緊要的。他不會送我去當兵；他知道我決不肯把我的性命白白送掉。你們見他怕，我可知道怎麼樣跟他談話。

莎布金 不見得吧？

庫得略西 怎麼不見得？大家都以為我是一個粗鹵的人——然而他為什麼要留住我？明明他用得著我。呃，總之，我不怕他——反而要叫他來怕我！

莎布金 難道他就不大罵你了麼？

庫得略西 怎麼不罵？他不罵人是活不了的。可是我決不讓他罵下去：他說我一句，我可要還他十句；這樣，他只好吓着一聲走開。不，我決不在他面前再低頭了。

庫力金 你難道要學他的樣兒嗎！還是忍耐一下吧。

庫得略西 嗨，如果你有這麼聰明的話，那你還是先去教他客氣一點兒，然後再來教訓我！
可惜他的女兒都是小姑娘，要不然的話——

莎布金 那麼怎麼樣？

庫得略西 巴結巴結他！我是一個弔膀子的老手！

（提郭意和鮑里斯走過。庫力金脫帽。）

莎布金 （對庫得略西）咱們避開一下吧；他又耍噱頭了。（他們退場）

第二場

（人物同前。提郭意和鮑里斯。）

提郭意 你又到這兒來玩兒嗎？你這個懶骨頭，給我死去！

鮑里斯 今兒是節期；在家裏有什麼事情做呢？

提郭意 你要是想找事情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做。我屢次對你說：「你別跟我碰頭。」我的話你不聽。難道你沒有地方耽嗎？我走到那兒，你也走到那兒。呸，你這個討厭的傢

伙！幹嗎你像一根太頭似地站在那兒？我是不是在跟你說話？

鮑里斯 我正在聽着呢。你還要我怎麼樣？

提郭意（望着鮑里斯）你滾吧！你這個壞蛋，我不要再跟你說話。（走開）老是妨礙我！呸！（他呸着一聲地退場。）

第三場

（庫力金，鮑里斯，庫得略西，和莎布金。）

庫力金 先生，你到底跟他是一怎麼一回事？我們簡直不明白。你喜歡跟他就在一塊兒挨他的罵嗎？

鮑里斯 庫力金，我怎麼會喜歡呢！我是沒有辦法。

庫力金 先生，為什麼會沒有辦法？要是可以的話；請你把這件事情對我們說一說。

鮑里斯 為什麼不可以呢。你們知道我祖母梅格洛芙娜嗎？

庫力金 哦，當然知道。

庫得略西 當然。

鮑里斯 因為我父親跟一個門第高貴的女子結婚，所以我祖母就不喜歡他。爲了這個關係，我父母就搬到了莫斯科。母親常常說，她就沒有辦法跟父親的一家人在一塊住上三天；他們對待她似乎很殘暴。

庫力金 實在是殘暴！這是不用說的。要習慣這樣的情形非得忍耐不可。

鮑里斯 我們的父母在莫斯科給我們受良好的教育；他們爲了我們，不惜犧牲一切。他們送我進商業專門學校，送我妹妹進寄宿學校，但是他們忽然害霍亂病死了，我們兄妹兩個人就成了孤兒。後來我們聽見說，這邊的祖母死了，曾經留下遺囑，吩咐我叔父，等我們到了成年的時候，把一部分財產分給我們，但是有一個條件。

庫力金 什麼條件，先生？

鮑里斯 這個條件就是，要我們尊敬他。

庫力金 那意思就是說你決不會看到這筆遺產。

鮑里斯 庫力金，還不僅這樣呢！最初他磨折我們；隨他的心意多方辱罵我們；結果，他什麼也不給，就是給也是很少的。他還要說，這是出於他的恩惠，並不是我們應當得的。

庫得略西 這兒商人的習慣向來就是這麼的。就是你尊敬他，可是誰會攔阻他憑你不尊敬？

鮑里斯 咳，對啦。就是現在，有時候他還要說：「我自己也有兒女，爲什麼我要把金銀送給別人的兒女呢？這樣一來，那我可要傾家蕩產了。」

庫力金 先生，這樣說起來，你的情形是很不好的。

鮑里斯 如果我只有一個人的話，那還不要緊！我可以拋棄一切，一走了事，但是我很可憐我妹妹。我叔父還打算把她接到這邊來，但是我母親的親屬不答應；他們來信說她病了。要是她到這兒來，過的生活會怎麼樣——想起來也是可怕的。

庫得略西 當然。這班人還會懂得待人處世的方法嗎？

庫力金 你在他家裏的地位怎麼樣？

鮑里斯 有什麼地位。他說：「你住在我家裏，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我會算工錢給你。」這意思就是說，一年裏邊，隨他的高興給我幾個錢就是了。

庫得略西 這是他的脾氣。咱們誰也不敢對他提起工錢，要不然，他就要大發雷霆地痛罵咱們。他說，「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呀？你又看不見我的心臟。也許我高興起來，一下子給你五千塊錢。」不過說得好聽罷了！像這樣高興的事情，他一輩子也不會有過一次。

庫力金 先生，那怎麼辦呢？你還是想法子討一討他的喜歡。

鮑里斯 庫力金，這是很成問題的；這件事情簡直辦不到。就是他自己的兒女還壓根兒討不到他的喜歡；更不用說到我了！

庫得略西 他一輩子過的都是吵吵鬧鬧的日子，誰還能夠討到他的喜歡？尤其是關於銀錢的問題；結起賬來沒有一次不罵人的。只要他肯平心靜氣的話，有的人情願自己吃虧。要是誰在早上惹他生氣，那簡直是大禍臨頭了！那他一整天，碰到人就罵。

鮑里斯 每天早晨，我孀母流着眼淚對誰都這樣懇求着說：「好朋友，求你別惹他生氣！好孩子，求你別惹他生氣！」

庫得略西 但是還有什麼用處！要他到市場上去，那才算沒事兒啦。所有的鄉下人都罵。就是人家蝕本賣，他還是非罵不肯了結。他整天這樣胡鬧。

莎布金 總而言之：他是一個暴躁的傢伙！

庫得略西 一個非常暴躁的傢伙！

鮑里斯 如果他碰見比他更卑的人惹他賣火兒的時候，那真要命：全家的人都倒霉透了！

庫得略西 哦，有一次在伏爾迦河的渡船上，一個軍官把他大罵了一頓，真夠有趣。那個軍官幹得痛快極了。

鮑里斯 可是家裏的人怎麼樣？足足有兩個禮拜，每個人都躲到閣樓裏或是堆房裏去。

庫力金 怎麼啦？他們做完了晚禱嗎？

（幾個人背景前走過。）

庫得略西 莎布金，咱們去玩兒吧。站在這兒有什麼意思？（他們鞠躬退場）

鮑里斯 哦，庫力金，我在這兒真難受，因為這兒的生活我過不慣。每個人都用冷眼看我，好像我妨礙他們，打攪他們似的。我不知道這個地方的習慣。我知道這是我們俄羅斯的鄉土習慣，但是，我總覺得跟它合不來。

庫力金 先生，你跟這些習慣是永遠合不來的。

鮑里斯 爲什麼？

庫力金 先生，咱們鎮上的風氣是很殘忍的，很殘忍的！在這些個人裏頭，先生，你所看到的只是粗暴和貧窮。可是咱們就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束縛的圈子，因為咱們正直地做活，只能尋到一口飯吃，此外什麼也沒有。有錢的人把窮人當作奴隸，利用窮人的血汗去榨取更多的金錢。你知道你叔父提郭意怎麼樣回答市長嗎？有許多鄉下人到市長那兒去告他，說他不把任何人的工錢付清。市長就對你叔父說，「喂，提郭意，你把鄉下人的工

錢通通付清吧！每天他們都到我這兒來告你！」你叔父就拍拍市長的肩膀說：「市長，我們那兒有功夫去管這樣的閑事？每年我僱用的人很多；那麼你瞧，如果我少給每個人一毛錢，那麼我就可以積成好幾千塊錢了：這對於我是多麼好呢！」先生，你看這個情形！還有那些商人們，他們彼此又是怎麼樣對付的！他們破壞彼此的營業，一方面爲了貪心，一方面爲了妬忌。他們互相殘殺；他們把那些喝得爛醉的公務人員引到他們高大的住宅裏去，像這樣的公務人員都是不顧臉皮的——他們就不是人。只要給他們一點兒賄賂，那班傢伙就會在狀子上，把惡意的罪名，加到他們的親戚朋友的身上去。結果，彼此鬧到打官司。先生，痛苦就沒有了結的日子。他們不但在這兒上訴，他們還要把這個案件移到省城的法院裏去；那邊，也有一批公務人員正在快快活活地搓着手，等着他們。「話是很快可以說完的，而官司是長久打不完的。」他們不斷地打下去；他們不斷地拖延下去；他們只要官司拖下去，他們就覺得快活。他們所想的就是這個。有的人還這樣說：「我用十塊錢，可是他也得用一塊錢！」我打算把這些事情做一首詩——

鮑里斯 你知道做詩嗎？

庫力金 先生，我只知道做做舊體詩。我唸過許多羅芒諾梭夫和特莎文的詩——羅芒諾梭夫

很聰明，他研究過自然科學，他也跟咱們一樣，是一個平民出身的人。

鮑里斯 你應當把這首詩寫出來。這是很有趣的。

庫力金 先生，我怎麼能夠寫出來呢？那他們會把我吞下去，他們會把我活吃下去。先生，就是現在我這樣說一說，也就要叫我夠受的了；但是我不能不說。我愛說話！先生，我本來還想把他們的家庭生活告訴你，但是以後再說吧。這件事情是值得聽的。

（菲克露薩同另外一個女人登場）

菲克露薩 好看極了，啊，好看極了！真是美麗得很！怎麼樣說好呢！你們就跟住在天堂上一樣，這兒的商家都是大善士。他們真有德性，而且他們樂善好施。哦，我真滿意，滿意得不得了！他們這樣施捨我們，他們的功德一定會有圓滿的日子！尤其是卡彭諾瓦家裏。（退場）

鮑里斯 卡彭諾瓦家裏？

庫力金 先生，卡彭諾瓦是一個假慈悲假悲的老太婆！她肯施捨叫化子，但是她對她的家庭可刻毒極了。（稍停）哦，先生，要是我能夠發明一種自動鐘的話，那多好啊！

鮑里斯 那麼你怎麼樣呢？

庫力金 怎麼樣嗎，先生？哦，英國人會出一百萬塊錢買它；我要把這筆錢完全用在社會事業上頭去。工人們需要工做；他們有手做工，可是沒有工可做。

鮑里斯 你希望發明自動鐘嗎？

庫力金 當然，先生！現在我只要一筆做模型的錢就成了！先生，再會！（退場）

第四場

（鮑里斯一個人。）

鮑里斯 要是把他的空想打破的話，那不免叫他太可憐了！他真是一個好人！他對自己的夢想感到幸福，但是我注定了要把我的青春消磨在這個狹窄的地方。我完全像死人一樣，可是我的腦袋還要轉着一個傻念頭。哦，這有什麼用處？難道我的境遇允許我講愛情嗎？被人家趕逐，被人家糟塌，我還會癡心妄想地鬧戀愛。愛誰呢？愛一個連說話都夠不上的女人。（稍停）我無論做什麼事情，我心裏老是惦記着她。她來了！她正跟她丈夫，她婆婆一道到這邊來了！我是一個多麼傻的人啊！我要躲在附近的地方看她一眼，然後回家去。（退場）